年代剧如何带着观众“穿越”

近日，以20世纪80年代浙江温州龙港“农民造城”为原型的年代剧《小城大事》在央视热播。在此之前，《山海情》等年代剧也曾获得不错的口碑。“富有年代感”“不让人出戏”，是这些剧获得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。那么，年代剧的年代感从何而来呢？这主要体现在年代质地的厚度、年代故事的深度以及年代精神的高度上。

第一重底色引人入戏

年代剧遵循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，其影像画面与所展现的历史时代之间的贴合度是年代感的直接来源，也是观众建立信任的基础。

首先，年代剧的核心场景要有代表性。为了准确还原那些具有历史辨识度的关键场景，许多年代剧投入大量精力勘景选址，甚至斥巨资进行实景搭建。《小城大事》的核心场景月海镇、《人世间》中的光字片、《山海情》中的涌泉村正是制作团队精心还原历史场景的典型案例。年代剧中的核心场景不只是单纯的物理空间，更是那个特定年代的重要标识。它既是故事发生发展的主要场所与人物性格生成的主要环境，也是与观众建立观剧契约的第一落点。特别是对于具有时空跨度的作品，核心场景还需呈现出鲜明的变迁感。如《山海情》中，从贫瘠的涌泉村到现代的闽宁镇，场景样貌随时代而变化，成为唤醒观众集体记忆的载体。

其次，年代剧的重要细节要有典型性。年代剧作为一种视听艺术，是由若干真实细节建构的艺术世界。细节越逼真，则艺术世界的建构就越成功。这种细节的典型性，首先体现在物件的时代性上。例如，《山海情》中送海吉县女工赴福建打工的汽车车牌“宁D”这样微小的细节，都与现实严丝合缝。除物件外，服饰也是确立年代感的重要维度。一些年代剧中贴合所处年代的劳动服、干部装，都较为准确地还原了服饰的时代感，也成了部分人物性格的外在标志。

可以说，核心场景和典型细节构成了年代剧年代感的第一重底色，如费穆导演所说的“空气”一般，形成了吸引观众入戏的质地。

遵循故事的年代逻辑

在年代质感所造就的时代氛围的基础上，年代故事则以令人信服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，扩展了年代剧年代感的深度。年代剧的核心，在于讲述一个富有年代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本身得有自己独特的年代逻辑，而这种逻辑往往体现在年代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之中。

宏观层面上，年代故事指的是那些只有在特定年代中才会发生，才能得以成立的故事。比如，《小城大事》聚焦的是农民不要国家一分钱，在滩涂上自己建设现代化城镇的创举。这个故事为什么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，又为什么出现在浙江温州？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社会整体都处于破旧立新、思想解放的浪潮中，“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”的时代氛围，给了郑德诚们胆量和信心。

同理，《人世间》的独特性在于关注东北工人与棚户区的历史变革。没有这些特定的时代语境，当然也就没有年代剧中可能发生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年代剧必须阐明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条件”。

微观层面上，年代故事要求生活逻辑必须经得起历史语境的检验。首先，剧中的核心情节需具有历史可信度，或是直接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实；其次，年代故事中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也需要契合时代。很多年代剧，创作灵感和人物原型，都来自真实历史和真实生活。一些动人情节，在故事原型的基础上生成了独特的生活质感，符合观众对此情此景的认知，从而以符合常理的逻辑引人共鸣。

不止步于个体悲欢

如果说年代质地和年代故事是构成年代感的必要条件，年代精神则决定了作品所能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，是年代感的底层逻辑。要抵达“年代精神”，年代剧就不能止步于个体命运的悲欢，更需在时代结构中锚定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位置。有了这样的精神内核，年代剧便不再只是对过往岁月的简



单再现，而是成为时代精神的承载者与传播者。

《山海情》是一部扶贫剧，表面上讲述的是贫困村庄如何脱贫致富的故事，但其核心精神在于展现：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支持下，农民从被扶贫到主动追求富裕生活，开展自我治理从而走向小康的时代跨越。德福、德宝兄弟，麦苗、水花姐妹以及大有叔、白老师等人，都在这场山乡巨变中既被历史所塑造，也同样塑造着历史自身，彰显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主体性觉醒。这种精神维度的真实，远比场景复刻或方言使用更为根本。

《小城大事》的原著《中国农民城》写道：“龙港不是规划出来的，是农民用脚走出来的，用手垒起来的。”当观众为月海建城者的身影动容，或为涌泉村移民的跋涉足迹落泪时，触动他们的并非仅仅是“过去的故事”，而是其中涌动的不屈、坚韧与希望——这正是年代剧穿越时空的精神引力，也是其年代感的内在源泉。正是这种理想信念，一批精品年代剧超越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，赋予年代感以真正的思想深度，并获得了观众的现实回响。

年代剧的年代感，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历史逻辑的艺术重构，需要在质地、故事与思想三个维度上同时发力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观众不仅“看见”过去，更能“理解”并“共鸣”那个时代的精神脉动，进而实现从感官还原到价值认同的升华。

（浙江日报 张 斌）

2026年影视现实题材创作：

在坚守中突破 于融合中新生

2026年的中国影视创作版图上，现实题材正以笔力千钧的态势，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重构。政策、市场与技术的三股浪潮交汇，推动行业从“规模扩张”迈向“价值深耕”的关键航道。短剧的冲击不再只是挑战，更成为长剧淬炼差异化的砥石；政策的指引不再停留于宏观，更细化为中国式现代化、生态文明等时代命题的生动注脚。一个“长剧铸深度、短剧塑精品、长短协同共进”的健康生态，正在博弈与融合中轮廓渐清。

当创作步入深水区，现实题材如何以“深度叙事为锚、技术赋能为帆、生态协同为桨”，在坚守现实主义铁律的同时，突破同质围城与情感浮沫，最终锻造出思想、艺术与传播力兼备的“中国式表达”新范式？

守正：深耕时代土壤，锻铸人文筋骨

现实主义的生命力，首在扎根的深度与视野的广度。2026年的创作，呈现出向上紧扣宏大国是，向下钻探微观社会的双向态势。

重大主题创作告别了浮泛的史诗腔调，转而将时代洪流注入个体命运的河床。《生命树》以三十年时光刻度，丈量三江源巡山队员的坚守足迹，让“守护中华水塔”的国家战略，化作可触可感的生命年轮；《我们与法庭的距离》则潜入司法体系的肌理，通过百态案件与多元群像，将“公平正义”的宏大理念，沉淀为冷暖自知的人间烟火。

文化传承的命题，同样在与当代生活的深度融合中焕发新机。《主角》借秦腔名伶半世舞台生涯，奏响传统艺术在时代变速中的不屈挽歌与革新强音；《人间有味》于北京餐饮江湖的方寸之间，见证师徒传承的守艺艰辛与现代转型的生存智慧。它们共同证明：唯有将文化基因编织进现实生活的经纬，自信的旗帜才能飘扬在人民心间。

创新：技术赋能叙事，生态重构格局

守正不意味固步，创新方能致远。现实题材的突破，体现在技术从工具跃升为伙伴，生态从割裂走向协同。

长短剧的竞合关系日趋明朗。长剧《冬去春来》凭借其厚重的时代积淀与完整的人物弧光，构筑起短剧难以匹敌的情感沉浸场域，彰显长叙事不可替代的经典价值。短剧《奇迹》则以轻盈灵动的单元叙事，实现社会议题的快速触达与广泛共鸣，探索出“微而不弱、短而见深”的精品化路径。两者并非零和博弈，而是逐渐形成“长剧奠定品牌高度，短剧拓展市场广度”的战略互补。

技术赋能已越过炫技的浅滩，驶入内容创造的深水区。《太平年》运用前沿视效巨细无遗地还原历史场景，只为让当代观众更真切地触摸时代的脉搏；AI在《重器》等作品中，扮演着法律条文梳理、叙事节奏优化的“智能编剧助理”，助力专业性与观赏性的精妙平衡。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外壳，而是有温度的叙事语法。

类型融合的探索更为大胆娴熟。《风过留痕》以悬疑为钩，牵引出对生命尊严的深沉叩问；《模范健身房》则是用情景喜剧的方式，举重若轻地化解职场焦虑等现代心病。类型元素的嫁接，成功为严肃议题打开了通往更广阔受众的快速通道。

展望：于机遇中辨识挑战，在喧嚣中锚定方向

前路固然开阔，暗礁犹存。长剧需警惕在追赶节奏中迷失叙事耐心，避免“长剧短剧化”的邯郸学步；短剧需克服内容浅薄化的惯性，追求“瞬间共鸣”之外的“持久回响”；整个市场更需跳出热门赛道的重复内卷，勇于开垦“银发经济”“零工时代”等题材的处女地。

归根结底，无论技术如何迭代、形态如何演化，“人”永远是叙事宇宙的中心。2026年的现实题材，将带着更敏锐的感知与更温暖的笔触，去描绘每一个生动的“他”与“她”。它不仅是记录变迁的“社会镜鉴”，更是凝聚共识、鼓舞奋发的“精神灯塔”。唯有将镜头牢牢对准人民，将才华深深扎进泥土，唯有永远对生活怀有好奇与敬意，让创作贴近大地的心跳，才能等来那片森林的自成气象，收获一个果实累累、生机勃勃的创作秋天。

（新华网 饶 丹）

《唐宫奇案》：女性探案带来创作新视角

由尹涛执导，白鹿、王星越领衔主演的古装悬疑剧《唐宫奇案之青雾风鸣》正在CCTV-8、优酷热播，并与Netflix签订联合独家协议，全球同步上线。作为“古装+悬疑”赛道的创新之作，该剧以女性探案为内核，突破传统男性主导的探案叙事。

该剧讲述了背负灭门之案的福昌县主李佩仪，作为内谒局内卫屡破奇案的过程中，机缘巧合再遇儿时的救命恩人萧怀瑾，二人联手侦破“客星出婺女”“壁上花”“血色天资”等牵连深宫女子命运的案件。在探案过程中，他们不仅揭开十五年前灭门案的真相，更收获了挚友，最终完成彼此救赎的故事。



有别于过往同类型作品侧重于宫斗纠葛，该剧编剧孟扬、祝信将创作视角投向常被历史忽略的后宫女官、内侍等普通人，关注她们的生存困境与道德抉择。并通过塑造女主角李佩仪不依附他人、敢于依靠自己寻找解决方案的勇气等珍贵品格，与当下女性追求自我成长的特质建立情感连接，体现女性温柔的力量。总制片人、虎鲸文娱拾穗工作室总经理张文丽表示，希望带领观众以“她视角”进入故事，通过单元案件深度解构唐代女性困境，让当代观众与跨越千年的女性命运产生共情与共鸣。

制作上，该剧遵循“唐风悬疑加宫廷诡案”这一视觉定位，为达成统一，全剧制作了数千套服装、近八百个场景，从宏观场景到微观道具，旨在为观众营造追剧过程中的极致沉浸感。空间上，剧中将整个西京城设计为“棋盘迷宫”，通过大量俯拍镜头与不对称构图设计，强化悬念层层递进的氛围感。色彩方面则深植于唐文化，制作团队在隋唐史专家指导下，从壁画、丝绸、金器中提取色谱，剧中盛宴舞者的服装、妆造皆有出处。光影方面，尹涛导演带领团队极致利用烛火、灯笼等古代光源，在人物脸上塑造出善恶难辨的动态阴影，从而达成“光是窥视，影是隐秘的真相”的创作理念。此外，剧中所有器物道具均有考据，并根据唐代建筑结构的特殊性，专门设计多处机关密室，在破案过程中体现特定时代的人文图景。

据了解，该剧为虎鲸文娱拾穗工作室的又一部自制剧，还未播出预约量已突破400万。

（中青网 孙丹丹）

律师题材新剧展现法治精神

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2月5日在京主办的研讨会上，正在播出的电视剧《女神蒙上眼》获得好评。专家认为，该剧透过律师这一职业展现我国对公平正义的追求、对法治精神的弘扬。

总制片人梁振华介绍，《女神蒙上眼》改编自同名小说，通过一系列案件，重点展现了律师群体的职业挑战、伦理抉择与个人成长。

与会专家认为，本剧涉及的法律程序、案件逻辑及律师职业伦理等内容都较为严谨，在戏剧张力与专业真实之间找到了平衡，从而避免陷入“披着职业外衣谈恋爱”的悬浮叙事，对同类题材创作具有借鉴意义。

（新华网 白 瀛）